

邱 勋



雪国梦

内 容 说 明

她童年的梦失落在遥远的雪国。

那是个饥饿的年代，小小的女儿远离故土黄河之滨，和母亲、弟弟一起，来到北国雪原。人生的画卷在她面前展开，既光怪陆离，又变幻莫测。各式各样的人物在她面前出现，有放荡妖冶、满身鬼气而又不失豪侠之风的八姑，有外壳冰冷、内心火热的小能爹，有肩负着沉重的负载最后骨抛异乡的清行爷爷，有在畸变的婚姻重压下灵魂碎裂的家振媳妇。爱情闯入了母亲的生活，留下短暂的温存、无尽的痛楚和绵绵不绝的思念。岁月的苦水浸泡着小小的女儿的肉体 and 灵魂，梦一般、谜一般的生活给她留下无尽的追索和困惑。

这部长篇小说真切地表现了这一段生活，深刻地解剖了诸多灵魂，展示了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相，是一部可以让读者体味人生、心灵震颤的艺术作品。

责任编辑：张佳佩 于砚章

封面设计：周小筠

雪 国 梦

Xue Guo Me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9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3 插页 8

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7,300

ISBN 7-02-000786-4 / I·787 定价 4.40 元



邱勋，男，1933年1月生于山东省昌乐县。其中篇小说《微山湖上》获全国第二次少儿文艺评奖二等奖，短篇小说《三色圆珠笔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，《邱勋儿童短篇小说选》获中国新时期（1979—1988）优秀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、创作室主任、《山东文学》主编。

第一章

1

沿着猪龙山下的小路，开来了一辆汽车。

汽车浑身银白，象一只巨大的白色甲虫。从车上下来三个男人，一个穿了干部服，两个白衣白帽。他们顺着一条石板路走下一个小小的斜坡，在梨花泉边停下了。

泉水从墨绿墨绿的青苔隙缝里汨汨流出，形成一个明净清澈的水潭。它有丈把深，可水底下石子的花纹儿照样看得清清楚楚。水潭四周用石块垒成石壁，从那低矮的一面，泉水从一块光滑的石板上潺湲溢出，扇面一般铺开，然后变成一条哗哗欢唱的小溪。溪水摇动着野花绿草，引逗着小虾小鱼，顺着山坡一直流向远方。

一个白衣白帽的人，从漆着红“十”字的小皮箱里拿出来三只玻璃瓶子。瓶子上有一道道整齐的横格，还印着几个洋字码儿。另一个人提起一罐泉水，小心地倒进瓶子里，然后用胶皮塞子塞好，一只只又放进小皮箱里。

女人们站在街口远远地张望着，孩子们早喊着叫着跑来了。一面跑一面大声争吵，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看到了这辆汽车。我站在离泉子不远的山凹里，手举一根绑了铁勾的长竹竿，正在采摘一嘟噜一嘟噜的洋槐花儿。现在，我也一手提着小篮儿，一手拖了长竹竿，气喘吁吁跑过来，站在汽车旁边了。

满行爷爷肩扛一张锄头走来了。他搓着两只老树根一般的大手说：

“上级同志来了，来家喝水吧！”

几个人站起来，背了小皮箱，随满行爷爷向大队办公室走去。汽车老牛一样打着呼噜，爬上一道崖坡，在孩子们嗷啊嗷的叫喊声中，穿过街巷，停在办公室旁边的打麦场上了。

我把小篮儿送回家，又连忙跑了回来。

办公室迎门的方桌旁边，几个男人已在圈椅和条凳上坐下。门旁用两块砖头架起一只白铁壶，满行爷爷正在烧水。草太湿，火不旺，满行撅起屁股吹火，浓烟一阵阵扑到他脸上来。

一群孩子挤在门口。前面几个男孩子把住门框，进也不进，退也不退。弟弟大泉和几个年龄小的，挤在后面嘻嘻哈哈朝里拥，一个个抻了脖子，越是看不见越是用力挤。

“闹哄什么！没看到上级同志正在办公事哩！”满行黑着脸说，“出去，快到山上拔草剜菜！”

全村的孩子都怕满行。听到这话，我们只好象被赶散的一群小鸡，一个个退到大门外，然后又飞跑着来到打麦场了。

汽车旁边蹲着几个下地回来的男人，站着几个抱孩子的妇女。

人们正在议论纷纷，说这车可真古怪，没个牛拉着怎么跑得这么快呢？瞧它全身多么亮，简直能照出人的眉眼鼻子来！还有的说它这么白，比得过家振那才娶的新媳妇的脸蛋儿，说不准也是搽了官粉哩！但更多的人感到奇怪，有点蹊跷：他们大老远地开了汽车来到咱这小山庄，装了那么三小瓶泉水，嘻嘻，要用它派个什么用场呢？

“叫我看准是什么有口福的人要用它泡茶喝！”蹲在一旁

抽旱烟的三拐古说，“咱这梨花泉是个宝泉，连外州外府的人都知道，县志上一条一条写着哩！”

县志上怎么写的我们谁也没见过，可梨花泉水好倒是实情。

老人们说，多少年前，我们村的老祖爷爷，挑担箩筐逃荒来到这里，看好了这个山泉，搭个窝铺一家老小住了下来。他在泉子旁边栽了一棵梨树，就给山泉起了这么个名字。如今梨树早就不见了，泉名却一代代传了下来。也有人说，是因为泉水从石壁隙缝里流出来，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，碎玉滚珠般跌落下去，远远看去就象一片雪白的梨花。就又有人咧嘴笑笑说：这些说头儿都不对！它叫这么个名儿，千不为，万不为，就为这水的味道格外美！不信你捧口泉水尝尝，它比糖水鸭梨不甜才怪哩！

来到雨季，连下几场暴雨，山洪老牛般吼叫着从猪龙山顶上滚下来。可这泉水，照样不见涨，不变浑，水面仍然平展展象一面镜子，树叶的倒影儿照样清清楚楚。遇上旱天，黄土晒得冒烟，大树烤得稀软，可这山泉，照样从潭底冉冉渗出，一星一点儿也不见少。

到了三九寒天，大雪封了地，房檐上的冰凌子尺把长，石头都冻得裂了缝。可这泉水，水面上照样漾动着细细的波纹，从悠深的潭底时不时吐出几个小水泡泡，水面上蒸腾着湿漉漉、白茫茫的热气，让雪光一照，变得象霓虹般五颜六色。要是酷热的三伏天，人们忙活了一天，浑身油汗，晚饭后一个个来到了泉边，在石台上坐下，只觉山泉中一股寒森森的气流涌出来，身上一天的暑气就涤荡干净了。要是再用瓦罐打上来一罐泉水，埋下头喝上几口，周身每个毛孔便透出爽气，连五脏六腑也透明般变得清凉了。

这就是我们的梨花泉！

正因为有这个山泉，俺村才起名叫梨花泉村。提起它来，谁不说我们村的人福分大哩！

“论起这泡茶来，第一要水好，茶叶倒在其次。当年乾隆爷下江南，要喝那西湖龙井茶，特意叫人装了几坛趵突泉水，放到他的龙船上带到了江南……”又听三拐古说。这人识文解字，经多见广，是俺庄的土圣人。“叫我看，准是上级领导打听到咱梨花泉水好，这才弄了去泡茶喝！有了这一码，咱梨花泉更得名扬四海了！”

女人们都惶惑地眨巴着眼睛，不敢全信又不敢不信。横地里却突然传来一声冷笑：

“屁话！”

说这话的是半躺在草垛上的家振大哥。他前些年出去参军，两年后不知怎么回来了。据他说是在外省远乡不服水土，要不回来，到眼下给他个连长他还嫌小哩！

全村里就家振大哥留个大偏分头，可又年里月里不洗一次，上面沾满灰土草屑。额头上一绺头发垂下来，挡住眼眉和眼睛。他就不断把脖子猛力一挺，脑瓜向后再一甩，又一甩，显得怪神气。现在他顺着草垛滑下来，冲着三拐古又连声说：

“屁话！连点臭味儿都没有的屁话！”

三拐古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那你说说，他们弄这水去干什么用？”

“打从汽车一进村，这个问题我就考虑过了！”家振大哥脖子一挺，甩了一下长头发。

“我分析的结果是：他们要来咱村建酒厂！”

“酒厂？”妇女群里嗡地响了一声。

“百分之六十是建啤酒厂，百分之四十是建果酒厂！”

“啤酒？……果酒？……”又是一阵嗡嗡响。

“眼下大跃进，一天等于二十年嘛！”家振大哥来了精神，有板有眼地说，“上级看好了咱庄这份好泉水，就下决心在这里办个酒厂！到时候咱们扔下锄把子，说不定要当个工人阶级哩！咱那生活也得芝麻开花节节高！下了班，爱喝甜的来瓶果酒，爱喝那有股古怪味儿的就来瓶啤酒！”

妇女们对家振大哥的话也是不敢全信也不敢不信。过了一阵，有人试试探探地说：

“那他们派两个穿白大褂子的来干什么？我认识，这是县医院的汽车！”

“如今什么事儿都得讲个科学！为了把酒酿出好味道，这是请他们来帮着化验咱的泉水呢！”家振说。

“啤酒有什么喝头儿！”三拐古老汉又嘟囔着插上一句，“我喝过一回，一股子马尿味儿！”

“你这话，就该扔到猪圈里去沤粪！”家振大哥打断他的话，“我劝你使劲多活几年，熬到共产主义，跟着享几天清福吧！就怕你这棺材瓤子不争气，到时候两腿一伸……”

三拐古扛起锄头，气哼哼走了。这场辩论结束了。我们都觉得家振大哥说得来劲，听起来让人心里热腾腾的。

这时候，娘站在家门口，喊我和大泉回家吃饭了。

槐花饼烙好了，一个个放在小篮里。大泉拿起一个咬了一大口，说：

“娘，我喝啤酒！”

“我喝果酒！果酒甜，放了白糖！”我说。

小弟弟二泉没弄明白我们的话，呆怔怔四处张望着。

眼下庄稼人虽说日月艰难，可上级来了人，村里还是好食好水待承他们。中午把饭派在石榴家。石榴娘烙了单饼，炒了鸡蛋，放在一个白木托盘上，上面盖了块干净笼布，让石榴姐把饭送到了办公室。

但是，饭没吃完，办公室里却吵了起来。

我头一个听到满行爷爷扯开嗓子叫骂，声音挺高。跳起来就朝外跑，娘一把没拉住，我和大泉就一阵风跑到了办公室门口。

几个陌生人已经走出大门，一个个紫涨着脸，谁也不说话。院子中间沙石地上有一个碎了的玻璃瓶子，胶皮塞子滚到一旁，泉水溅了一地。满行爷爷跟在后面。他一条腿有点瘸，正一拐一拐一边叫骂一边向前追赶。他追上那个背箱子的穿白大褂的人，伸出青筋暴起的大手，“嗤”地一声撕開箱盖，从里面抓出一只瓶子，猛地一抡，大手和瓶子便一起拍到墙上了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玻璃碎片搅着泉水流到地上。再看满行爷爷，他手上血红一片，鲜血沿着指尖滴滴答答流下来。

那几个人已经走近了汽车，满行爷爷不管手上的伤痛，照直一颠一颠朝前追，鲜血一滴滴洒落到沙石路上。

背箱子的人先上了汽车。最后上车的是那个穿干部服的高个儿，他扶着车门，朝跌跌撞撞追来的满行严厉地说：

“满行，这是上级的决定！你可是老党员，支部书记！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，你唬不住我！伤天害理，伤天害理啊！……”
满行爷爷扎煞开胡子喊叫着。

“咚”地一声，车门关紧，车屁股“扑扑”放几个屁，开动了。

满行爷爷又气喘吁吁追出几步，瞪大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望着车屁股，一蹦三尺高，撕裂开喉咙，暴怒地叫骂道：

“不长人肠子的杂种！伤八辈天理的杂种！”

汽车拐过山口，不见影儿了。

满行爷爷就象浑身软瘫了一般，一屁股坐在土路中间。

大人们脸色阴沉，一个个惶恐不安，我和小娃儿们也都吓得不敢说话。上来几个人，七手八脚扶起满行爷爷，搀着他回到了大队办公室。

满行爷爷蹲在门坎旁边，埋下头，一声不响。

娘悄没声走了进来，她轻轻拉过满行爷爷受伤的右手，又从头上拔下一根针，小心地拨出伤口里的玻璃碎片。娘轻轻抽着气，只见凝固了的伤口里又渗出了涔涔鲜血。二泉从娘的胳膊底下钻出来，撮起小嘴，轻轻朝伤口吹了几口，说：

“爷爷，吹吹就不疼了！看看，不疼了吧！”

满行爷爷一声不吭。

娘又擦着一根火柴，点燃了她随身带来的一小块棉絮。不一霎，棉絮变成了一团银灰色的热灰。娘把热灰均匀地撒到伤口上。这时候，石榴姐又拿来一根长长的白布条儿，帮娘把满行爷爷的伤口缠好了。

“大兄弟，你生这大的气，到底为了哪一桩啊？”一直坐在一旁的三拐古老汉开口了。

满行爷爷还是一动不动，不说话。

“莫不是为了咱那个泉子，上级看中了想要它……”三拐古又试试探探地问。

满行爷爷仍旧不吱声。

“大叔！”娘轻声说，“有话憋在心里，要憋闷出病来可就值多了。你看全庄七大八小这几十口人，就全靠你这个主心

骨……”

满行爷爷缓缓地睁开眼，环视一下屋里屋外几十张脸，最后，目光落到了我和大泉、二泉的脸上。

这目光凄惶、悲凉，游移不定。我心尖子不由猛力哆嗦一下，连忙顺势抓住娘一只胳膊。

这眼神我是多么熟悉，它又是多么可怕！

前年冬天，冒着三九严寒，爹到白浪河下游去修水库。再有两天就过年了，有些性急的人家已经贴上了大红春联。那时候二泉还没有出世，大泉也还不大懂事。我盼望爹赶快回家，说不定会给我带回条扎小辫的红绸带，给大泉带回一顶新帽子呢！这天下午，满行爷爷来了。他用手摸着我的头，一声不吱，就用这样的眼神望着我……

过了不一会儿，几个邻居用一副门板抬着俺爹进来了。水库大坝塌了方，冻土石块把爹埋在里面，费了半天工夫才扒了出来。爹一路呻吟着，进了门就脑袋一歪，再也一动不动了。

现在，满行爷爷又用跟那天一样的目光望着我，两行浑浊的泪水，无声地滚过那一丛乱草般的络腮胡子，一滴滴滚落到地上。

我一头拱到娘怀里，身子一阵阵发冷。

猛然听到满行爷爷陡地站了起来，用力咳嗽了一声。他回过头去，抬起袖口擦了擦眼窝。又扭回脸来，向大家惨然一笑。

“这是干什么啊？没事儿！”他说，“天不早了，大伙儿该下地了！”

人群里谁都一动不动。

“是有一点小事儿，不值什么！”他又说，“大伙不要胡嘀咕，乱猜疑！有我满行在这里，他们那号烂肠子的章程行不

通！”顿了一顿又接着说，“怕什么，咱们贫下中农，有上级党给咱撑腰哩！”

看大家还不想走，满行爷爷走到床炕前，一面伸手去拉铺盖卷儿，一面说：

“都走都走！我身上不大舒服，要躺一会儿！”

这个院落原是土改时分给满行爷爷的。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十几岁参军出去，现在当了干部，妻子儿女都住在省城，家里就只他一个。队里房子缺，他这几间住房就兼做大队办公室。迎门一间墙上贴张毛主席像，挂几本帐册，还有几张沾满灰土的图表。西间堆了些犁杖绳套，东头靠墙支一铺炕，炕上放个油灰邋遢的铺盖卷儿。现在他要伸铺睡觉，妇女们多是他的兄弟媳妇和侄儿媳妇，一个个连忙抽身离开；再后面，男人们和小孩儿也相跟着出来了。

人们刚出门口，大门就“咣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这天下午，大人们都无心干活，孩子们也都不再大声吵闹。我站在自家街门口，老是有意无意地抬眼打量办公室那紧闭的大门。

太阳西斜，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。过了一霎，满行爷爷走出来。他顶个破草帽，背个旧褡裢，朝谁也不望一眼，跟哪个也不说句话，一拐一拐，朝着通向官亭镇的路上走去了。

3

晚饭以后，一个可怕的消息悄悄地传遍了全村。

好比一记闷雷，在每个人的心口上轰然炸响，人们一个个神色惶遽，两眼呆怔怔大瞪着，跟前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又如同脚下的土地突然陷落，人们就象一根根兀立的枯树桩，被拔地

而起的飓风撕裂着，鞭打着，卷向了无底深渊……

消息是石榴娘到办公室收拾碗筷时听说的。

来的那三个人，一个是公社的官儿，两个是县医院的大夫。他们根据官亭镇公社卫生院一个大夫的报告，说是梨花泉水治疗麻风病有特效，不用打针，不用吃药，只喝这泉水就能水到病除。消息传出去，上级领导认为这是一大喜讯，十分重视。县里决定在俺村建立一所麻风病院，放一颗不用药就能治好病的“医疗卫星”。全村社员一律迁到关东黑河县，支援边疆建设。为了找到可靠的科学根据，不至于劳民伤财，县里今天专门派人来察看地形，取水化验……

吓傻了的人们摸黑聚拢到办公室里。等娘抱着二泉领我和大泉走进去，屋里屋外已是黑鸦鸦一片人了。

方桌上放一盏昏暗的油灯，人们把石榴娘围在中间。周围一张张仿佛突然变瘦了、变老了、变丑了的脸，胆怯而又焦躁地面向着她。

“这事可担着好大的干系哩，他二嫂！”寂静中传来三拐古老汉的声音，“你可听清楚了啊？”

“头上一句腩上一句的，那穿白大褂的又是个外路口音，我听不准，也学不全……”石榴娘两眼直勾勾的，怯怯地说。

“可别听着风就是雨，闹场虚惊！”三拐古又说，“我估摸上级不能兴出这样的绝户章程……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……可我又不是三岁孩子，耳朵也不背……”又听石榴娘细声细气地说，“可要是没这码事，满行干么平白无故发那么大的火啊？”

三拐古和几个老年人一起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“要是咱庄建个麻风病院，叫那些人一顿糟践，老辈里留下的咱这个村庄就完了！”黑影中石榴爹低低地说。

麻风病人我没见过，可听村里大人们说起过。前些年俺村有两个麻风病人，是一对年老的夫妻。他们离开村庄，在西面山坡上搭一个草棚住下来。那男的脸上长出一个个灰褐色的肿块，手指扭曲得象两只鸡爪子。女的头发眉毛全没了，远处看去活象个风干葫芦。那份模样，不用说亲眼见到，只是听人说说就吓得我闭起眼睛半天不敢睁开来。

他们从来不离开那个草棚，只是每天天亮以前到梨花泉去挑水。一天挑两担，除了饮用外，就用它洗澡。后来两人的病听说都好了。庄乡人都传讲着说是多亏了梨花泉水。他们病好了，也不离开草棚，只是在附近开了一小片荒地，种些玉米和豆角。又过了几年，一场山洪冲倒了草棚。等人们发现时，两人已双双死在山脚的沟峪里了。……

人们沉默着，屋里静得让人喘不上气来。许多人大概都想起了这对老夫妻，想起了梨花泉这段奇迹般的传说，这样看来，石榴娘的话大概有根有梢，一个个不由心情更加沉重起来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从后窗上望去，高大的猪龙山和山坡上那片洋槐树，全都溶进了浓重的夜色之中。二泉已经偎在娘怀里睡了，大泉也把沉重的小脑瓜伏在我的肩膀上。但屋里的人谁都不想走。不断有人跑到大门外面去张望，希望在村东小路上看到满行爷爷那一颠一颠的身影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：满行爷爷是到公社告状去了。

“满行兄弟到这还没回来，只怕是凶多吉少！”黑影里又听三拐古老汉叹了口气，“关东山那地场，到了冬天，吐口唾沫不等落地就变成冰坨儿，弄不好能把耳朵冻下来。把我们赶了去，这不是造孽啊！”

“年轻力壮的还好说，”石榴爹也叹了口气，“可这年老有

病的怎么办？家里没劳力，光领着一群不懂事孩子的怎么办？反正上级得有个说头儿，不能不要咱这一方老百姓了。”

“我是打好谱儿了，哪里也不去！”三拐古说，“反正我连上灶王爷加上小板凳一共三口人，到时候找根小绳，朝村口歪脖树上一挂，天塌下来也不怕了！”

“那咱怎么办？”我把嘴贴到娘的耳朵上小声问。

“别说话，等你满行爷爷回来再说！”娘轻声说。

屋里又静下来，灯影在一张张僵呆的脸上摇动着。

一直没说话的家振大哥这时站起来，用力拍打着屁股上的灰土，大声说：

“别在这里熬灯磨牙了，毡用也没有！我倒有个好法儿，不知大家愿听不愿听？”

有几个人慢慢抬起头来。

“上级不是要在咱庄办个麻风病院吗？咱们成全他！”家振大哥接着说，“咱全庄人都吃上点药，打上点针，全变成麻风病号儿。到时候咱们不用搬迁，上级的麻风病院也办起来了，这不是两好凑一好吗？”

几个人鼻子里“嗤嗤”响了几声。

“叫咱们舍了房舍宅院，弄些麻风病人来住，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理儿！你们怎么打算我不管，我是铁了心，套上火车头拉我也不走！反正这犯不了杀头之罪，官司打到北京也不怕！”家振大哥猛力甩一甩头发，“到时候剩我一个，就跟麻风病人厮邻居，说不定还会拣个麻风病老丈人呢！”

屋里响起一阵惨然、木然的笑声。家振大哥那白脸蛋儿的新媳妇朝他狠狠地剜了一眼。

石榴爹凑了过去，拍了一下他的后背，说：

“这些话留着有闲空的时候再说吧！天过二更了，满行怎

么还没回来。你领几个人到山口去接接他吧！”

家振大哥没回答，从人空里慢慢走出去。又有两个小伙跟上他，推开大门走了。

灯油不多了，豆大的火苗摇摇晃晃，屋里变得更加昏暗了。村街上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只是时不时传来西面饲养棚里老牛打嚼磨和毛驴刨蹄的声音。从门口望去，天空没有月亮，只是云层隙缝中露出几颗星星，眨动着诡谲的眼睛，时明时灭，仿佛要逃离这个世界……

有些人熬不住，已经走了。我们一家没有走，大泉二泉伏在娘怀里睡熟了，不断传来他俩均匀的呼吸声。我只觉眼皮发沉，眼珠发涩，强撑了一会儿，也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过了不知多长时间，我忽然被一阵哄笑声吵醒了。睁眼看时，只见一群人围住方桌，油灯旁边，三拐古端坐在那把罗圈椅上，手里拿着一个朱红小盒，正在轻轻摇动，不断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。木盒上有一个窄窄的小孔，不时从里面跳出一只长满绿锈的、带有方孔的铜钱来。等十四只铜钱全部滚出来，三拐古就把它在方桌上排成整齐的两行。在他手边还放着一本纸页发了黄的古书。他戴上老花镜，望着那两行铜钱，嘴里轻声嘟囔着什么，然后又去翻看那本古书。他手指抖抖地指着书上一行字，无声地默读了一遍，突然咧开缺了几个牙齿的大嘴笑起来：

“这一卦更好，更好！上上大吉！”

然后，他又拖着长腔，摇头晃脑地念道：

“推车上崖三伏天，过去高山是平川，早苗碰上及时雨，贵人保佑得平安！”

话音未绝，屋里就响起一阵嗡嗡的说话声。

“贵人保佑，这话有讲究，有讲究哩！”石榴爹咝咝地吸着

旱烟管说。

“有讲究，是有讲究！”三拐古老汉兴奋地嘬着嘴唇，“真是，一闷棍打晕头了，把眼皮下面的事儿都忘了！满行家大侄子在省城当大干部，听说比县太爷还高一等！这不就是贵人嘛，现成着哩！”

屋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人们涩呆的眼珠儿又变得闪闪发光了。

“那孩子是咱们眼瞅着长大的，可不会忘了这些婶子大娘……”屋角一个老奶奶说。

“就是！就是！”一个老汉插上嘴，“那孩子，从小就不同凡俗！有一年他到我树上摘杏儿，叫我碰上了。我说：‘小嘎子，你爬到树上干什么？’他说：‘我来捉知了。’我说：‘你没摸索我的杏儿啊？’他说：‘我不吃那个，我嫌酸。’他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，杏儿可没处藏掖。又伸出两只手，张开嘴，伸出舌头，叫我仔细看看。哪里也没个杏儿，我就放他下树走了。没走出几步，他就跳下崖坡，撒开腿跑进旁边的玉米地里。你猜怎么着？他在树上看到我走过来，估摸着脱不了身，就把摘的杏儿全扔到崖坡下面的玉米地里了。嘿嘿，七八岁个光腚猴儿竟胡弄了我个大人，你看看他从小这份心劲！将小看大，到后来才出息成这么个人物头儿！没说的，这回乡亲们得沾他的光了！”

“这孩子对乡亲们的情分可是没说的！”又一个老汉插嘴说，“忘了闹鬼子那一阵，南山口打的那一仗啦！当时鬼子兵从南乡里抓来一百多老百姓，要押回官亭据点。他带一个连埋伏在山口两旁。冲锋号一响，他领着人冲下去，把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一百多老百姓全给救下了。他那左肩膀不就是那次挂的彩么！多亏老天爷有眼，子弹再偏一偏就没命了。那